

见证一千零一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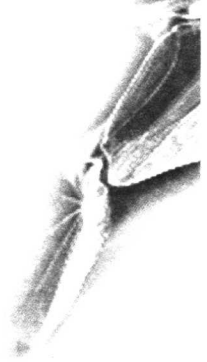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

见证一夜

李敬泽 著

执掌21世纪的文学权杖
倾听山鲁佐德的温情话语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——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

李敬泽 著

见证一个零一夜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见证一千零一夜：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/李敬泽著.

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4.5

ISBN 7-80187-235-5

I. 见... II. 李... III. 当代文学—文学评论—中国—文集 IV. I206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017234号

见证一千零一夜：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

作 者：李敬泽

责任编辑：钟振奋 陈 洁

特约策划：石 涛

平面设计：张孜滢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电话：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：www.nwp.com.cn

本社电子邮箱：nwpcn@public.bta.cn

印 刷：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880×1230 1/32

字 数：190千字 印张：8.875

版 次：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-80187-235-5/I·091

定 价：20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刷错误可随时退还

序

《见证一千零一夜》，书名取自《一千零一夜》：在古阿拉伯一个又一个夜晚，少女山鲁佐德向妹妹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，残暴的国王在旁倾听，山鲁佐德必须让她的叙述穿过夜晚，穿过即将来临的白昼，否则，她将死去。

小说家或作家都是山鲁佐德，他们和她一样，以言说和书写战胜残暴的时间，战胜内心的恐惧，战胜死亡，人的生命和生活由此得到维护和肯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始终面对他们的时代、他们的读者，如临深渊而镇定自若。

——这本书是《南方周末》的《新作观止》专栏的结集。从2001年8月起到2003年12月，每月一次，我将自己想像为“一千零一夜”的见证者，我注视着那些小说家、诗人和散文家，倾听他们的讲述。

我得承认，作为一个读者和批评者，我多多少少是在扮演那个国王，我当然没有权力下令杀人，但是，我常常很难克服残暴的冲动。毕竟，坦率地说，每个月阅读大量的文学期刊并不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，而我们的一些作家如果活在《一千零一夜》，脑袋都不知道被砍了多少遍。

但是，我尽力做一个耐心的、审慎的见证者，我希望我的观察能够具有一种知识价值，就是，我们的文学和这个时代如何相处；同时，我也并不想剥夺我自己的乐趣，我鉴赏和赞叹我所感受到的洞见和灿烂

才能。

所以就有了这本书的副题——《21 世纪初的文学生活》。文学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它是无数人的写作和阅读，是无数人对自身生活的认知和想像。这本书首先记录了我个人的文学生活，由此，我希望为中国人在这世纪之初的文学生活提供一份旁证。

这份旁证很可能不准确，但它是真实的。重读这些文章，我注意到自身观点的矛盾、含混，我对文学的看法、对时代和生活的看法在这两年零五个月里似乎在不断变化，当我书写时，我既是在与想像中的对方争辩，也是在与自己争辩，在这种争辩中，我常常尖锐地感觉到不可自拔的困惑。

我认为，你得有一个钢铁、花岗石或榆木做的头脑才会在这个时代不困惑。困惑是真实的，我愿意在这本书中保存这种状态，除了个别技术性修改之外，所有文章一仍原样；有的文章发表时改动了题目，现在也改了回来。

某种程度上，我觉得自己同时也是山鲁佐德。写这些文章时，我意识到我是向着广大的人群讲述关于文学的故事，我必须引人入胜，把听众从这个月带到下个月，对批评写作来说，这具有巨大的难度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被我的读者在心里拉出去砍了头，但面对这个难度、努力克服这个难度，使我在这两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充分领受了写作的激情和快乐。

所以，感谢《新作观止》的编辑马莉女士，没有她的支持、鼓励，不可能有这本书，当然也不可能有一个写作者走投无路而勇往直前的快乐。

序

2001 年

- 01 月 ····· 从《卡尔曼》到声嘶力竭 / 3
02 月 ····· 沉默，以及发疯的钢琴 / 14
03 月 ····· 我赞美，我的和你们的生活 / 26
04 月 ····· “战争”，以及“久久望着” / 39
05 月 ····· 花腔和大雪，以及植物的哲学 / 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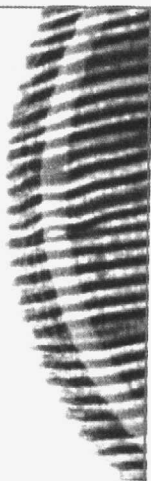
2002 年

- 01 月 ····· 从体面的突袭到善良的故事 / 63
02 月 ····· 墙缝里的意义与“小资”的史诗 / 75
03 月 ····· 地图的故事和“王家庄”的故事 / 87
04 月 ····· 来自汉朝的沙尘暴，直到狂欢 / 98
05 月 ····· 2002 年的“爱情”故事 / 110
06 月 ····· 失踪的生活，可疑的景观 / 121
07 月 ····· “散文”的侏罗纪末期 / 132
08 月 ····· 野生动物，或看见人间 / 144
09 月 ··· 独行，以及把燕子飞行的轨迹总结成经验 / 155
10 月 ··· 你们的眼睛雪亮，但心是不是瞎了？ / 167
11 月 ····· 孙犁与肯定自由 / 179
12 月 ····· 无字和无穷无尽的字 / 1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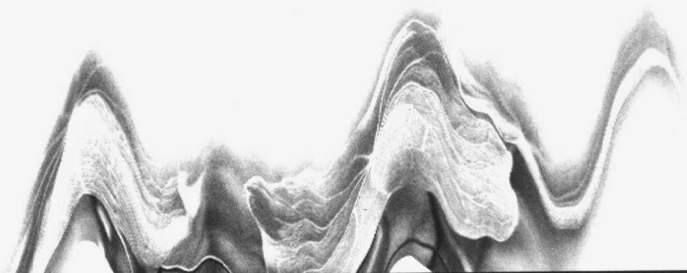
2003 年

01 月 ·····	结巴，或被兜售的流畅 / 199
02 月 ·····	在 2003 年写小说有多难？ / 207
03 月 ·····	比较，以及说得好还是说不好 / 215
05 月 ·····	一定会做些什么？ / 223
06 月 ·····	瞒着内心的神灵，流浪 / 231
07 月 ·····	小说：热爱生活 / 238
08 月 ·····	对不起，圣埃克絮佩利先生 / 245
09 月 ·····	9 月的灿烂、记忆和尴尬 / 251
10 月 ·····	语言，今夜请将我遗忘 / 257
11 月 ·····	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学史的假期 / 263
12 月 ·····	2003：小说之短长 / 269

2001



- 1月·从《卡尔曼》到声嘶力竭
- 2月·沉默，以及发疯的钢琴
- 3月·我赞美，我的和你们的生活
- 4月·“战争”，以及“久久望着”
- 5月·花腔和大雪，以及植物的哲学



2001 · 01

从《卡尔曼》到声嘶力竭

从《卡尔曼》开始

在《收获》第4期，张承志带着《卡尔曼》走进安达卢西亚，当年他在蒙古草原上“捂着大羊皮袍子烤着牛粪火”读过这本书，根据他的自我诊断，《卡尔曼》是对他“影响最大”的小说。（《走近卡尔曼》）

而在《山花》第8期上，红柯写道：“早年的阅读生活中，我总是把梅里美放在巴尔扎克之上。”前者“用蛮荒之地的血性和个性来反衬巴黎的苍白和无聊”。（《真正的民间精神》）

《卡尔曼》是梅里美的小说，异译《卡门》。它先后被两个中国作家阅读，通过他们，吉卜赛女郎和巴斯克强盗与中国的草原、高原、沙漠、群山发生了联系，而且血一般确凿。

于是，红柯写了长篇《西去的骑手》（《收获》第4期）和中篇《哈纳斯湖》（《钟山》第4期），我认为这是七、八月间最好的两部小说。

哈纳斯湖可以在地图上找到，马仲英却在我们的视野之外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一位十七岁的少年横扫中国西北，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与这场风暴劈头相遇，他写了一本《马仲英逃亡记》（异译《大马的逃亡》），这是我迄今所见的关于“尕司令”的惟一详实记录，而中国人似乎已经忘了马仲英，这少年是“历史”之外的野孩子，他纵马狂奔，放浪莽撞，我们无法看出他的“方向”，“历史”无法说出他的“意义”，他成了无关紧要的细节，被删去、被忘记。

但在另外的地方，红柯为马仲英确定了一个辉煌的位置：他是耶律大石、成吉思汗、瘸子帖木尔等中亚草原英雄的最后传人，他背靠战马和马刀的时代对抗飞机和坦克的时代。《西去的骑手》如“诸神纪”，其中的人像神一样高拔、多血、自由，同时它也是“反诸神纪”，人失去神性、失去大地和天空，变得矮小、孱弱，变成卑微的奴仆。

所以，《西去的骑手》是“史诗”，《哈纳斯湖》则是关于迁徙和安居的“史诗”。我知道一提“史诗”就会有人掩口窃笑，在目前的文学语境中这是一个不名誉的词，但是我认为《三国》、《杨家将》是“名誉”的，《江格尔》、《玛拉斯》、《格萨尔王传》是“名誉”的，而这些才是“史诗”，它们在文学的等级秩序中从未得到真诚的尊崇，它们的“史”与正史无关，那是流传于人心的秘密知识，是关于世界与生命的本质性言说。

——《西去的骑手》生于这偏僻之地，奔马般的语速，断然鲜明的意象，回还咏唱的结构，古风犹存的仪式性战斗，强悍、天真的人，对生命无限珍爱而又视如草木，这一切构成独特的审美世界和伦理世界，它不属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小说传统，也不属于“历史”，它属于“民间”。

“民间”何处是

“民间”，这是个词语陷阱，不小心掉进去得费很大的功夫才能爬出来。第8期《山花》上，正好还有于坚的《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》，一看我就知道诗人们又闹“不团结”了，所以该文前边的滔滔辩驳只是满足了我的“看客”心理，到后来，于坚才撇开假想的论敌，直接说出他的“民间”：“民间坚持的是常识和经验，是恒常的基本的东西。民间并不准备改造世界，它只是一个基础。民间坚信的是世界的常态，而不是它的变态。而文学的基础也是如此。”

我想我大致赞同于坚的说法，虽然这种纵向划分与他在前边对诗人们的横向划分实际上不尽重合，这大概是诗学的地质学与诗坛地理学的矛盾。

民间的“常识和经验”迭遭践踏、扭曲。在《上海文学》第8期，王晓渔的《诗歌公社的生产美学》对1958年民歌运动作了简明、精当的分析，它从反面证明“民间”存于人心，是

一种古老的法度、古老的记忆，当然我们也可能间歇性甚至永久性地失忆。

为了保存记忆，费振钟写了《失踪的民间手艺人》和《六子徐正基》，这两篇散文被列于《人民文学》第8期的《民间史》栏目。各式各样的手艺人曾在中国的乡间游荡，在不经意间，他们就永久地消失了；消失或是无可避免，但“手艺”所存续的那种劳作的自尊是否也同时消失了？而《六子徐正基》中，那位“右派”也在乡村地理图景中不断流浪，由远方的京城到乡村，再到村边的窝棚，再到连接村庄与村庄的路，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？“民间”自有“天地无情”的坚硬冷漠，它并不是精致的“历史”和“知识”的安身之处。

但对文学、对小说来说，“民间”打开了新的可能性。实际上，我们的小说已经受到了现代主义以降的西方文学“知识”的深度麻醉，在《西去的骑手》之前，有莫言的《檀香刑》，小说家们反出围城，奔向田野，我认为这是2001年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。

骗子和乐观主义者

非但什么事都难一语道断，“常识”尤其如此。比如我们知道做人应该“诚信”，但我们也发现骗人和被骗是生活的基本格局；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就是“诚信”，我觉得这表现了

出题者对“诚信”的常识性怀有疑虑，没有把握，所以要考考你。而在叶弥的短篇小说《父亲和骗子》（《收获》第4期）里，诚信和欺骗是人性中游移的、有时重叠的区域，那位老爷子热衷于抓骗子，一边抓一边痛心疾首，慨叹如今的骗子嚣张浮躁不如过去。骗的前提是“信”，过去的骗子肯花功夫让你信他，而现在呢，你爱信不信，反正骗定了。老爷子多么怀念那种“信”啊，那如同荒野上两只动物凭着气味结识，男人间这种兄弟般的投契让老爷子的太太大受打击。

叶弥是机敏的人性观察者，她在最基本的地方看出丰富的纹理，然后准确、朴素地表现。相比之下，晓航的中篇《秋天里的一帧照片》（《钟山》第4期）就因为不准确、不朴素受到了伤害——最终我也没能看出那帧照片是什么意思，我觉得计划中的华丽、繁复的结构把作者自己也给绕糊涂了。

但这篇小说有某种令人警觉的危险气息。小说的第三部分《春》弥漫着“无耻”的多愁善感：每个人都是软弱的、善良的，但每个人都陷入了道德“休克”状态，他们无力向自己的生活提出问题，只能用情调化的审美体验暗自取代道德体验，说白了，他们给自己开了一张流行的小布尔乔亚药方，以为对着世界撒娇就能从刀锋上滑过而毫发无伤。

对此晓航也许还没想清楚，但他警觉着。同样警觉着的还有羊羽，《上海文学》第8期的《城市地图》一栏发表了他的《此岸·彼岸》，栏目的名字散文化，实际上却是小说。羊羽是有着最透彻的“都市感”的中国小说家之一，巨大的都市在他的笔下变幻多端、如诗如梦（包括噩梦）。他写得太少，也许正因为少，写出来的总是精悍、充实。

《此岸·彼岸》中，两个男人在上海从过去漫游到现在，“城市地图”包含着引人迷失的危险，他们中的一个成为忧心忡忡的家伙，盯着前边的路，同时不断地自我审视，另一个则是冒险家、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，他兴冲冲地消费此时，既不看自己也不瞻前顾后，他决心冒险到死、“乐观”到死。

——我怀疑《父亲和骗子》里那些被抓住的骗子都是“乐观主义者”，我相信在不同程度上我们都是诸如此类的乐观主义者，而小说家们是忧心忡忡的家伙。

睡眠与男人如何看女人

仅仅忧心忡忡是无趣的，我们热爱文学显然不是因为它无趣。小说如此，散文、随笔也如此。看了两三本专发随笔的杂志，发现这种文体似乎成了老人们发泄肝火的去处，也许他们说的都是真理、合乎正义，但干燥郁结的“真理”和“正义”很容易转化为对生活的敌意，一想到万一有幸生活于他们的“真理”世界我就感到不寒而栗。

有一篇随笔有趣，鲍鹏山的《劳碌人生》，发表于《随笔》第4期，开宗明义就说：“我们的历史就一直是睡眠不足的历史，并且睡眠不足成了道德的象征”，然后引用《诗经》，引用“头悬梁，锥刺骨”、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，顺着刁钻的小角度作了一番不太认真的文化史分析。

“不太认真”就有趣，认真就成了写论文。鲍鹏山有时忍

不住要认真一下，他说：“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我们文化的辛苦特色，或为马克思朦胧提到的，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，我们不得不日夜自苦不息”，——这就弄得我也不得不认真，我认为这话说得轻率了，与工作伦理相联系的对睡眠的抑制绝非“中国特色”，其他文明比咱们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但有些事也的确应该认真一下，比如《作家》发表了一篇散文《杭州美女地图》，艾晓明率学生奋起抗争——《你的凝视击伤了我的脸》（《作家》第8期），女士们站在女性主义立场，把这张“图”批得一塌糊涂。对此，我只能说“活该”，狎弄、轻薄、自命风流的“才子气”是中国文人最令人齿冷的传统，这既涉及到男性权力，也暴露着书生们可笑的“性自大”，所以诸如此类的“图”还是藏着为好。

话说回来，纸上文章只是冰山一角，在每日每时的电视广告里，女性形象就径直等同于物的形象。《杭州美女地图》其实是说了真话：我们的消费社会就是建立在“看”与“被看”的关系之上。女士们的战斗正未有穷期。

但我也反对女性主义的“泛政治化”，那也无趣。韩石山在《人民文学》第8期写了一篇《朱自清和他眼里的女人》，原来骨头最硬的朱先生看见漂亮女人心里也柔软、也欢喜，这确实使“朱先生这样的忠厚长者，人格上，生活上，更丰富些，或者说更丰满些。”这种时候我就不想听人分辨怎么“看”才是“正确”的。

走来走去的散文

好的散文甚少。仅看散文，你会觉得中国作家人人都“在路上”，他们全都风尘仆仆走来走去，去西部、去冰岛、去柏林，等等等等，他们在大地上写满“到此一游”。

游记最好写，所以也最难写好。《走近卡尔曼》写得好，安达卢西亚在梅里美的小说中保存了上百年，在傅雷的译本中保存了几十年，然后又保存于张承志的心里，它不仅是一个地理实体，它在反复的书写、阅读、遥想、眺望中变成了多重的梦，“走近”不是从地点走向地点，而是重重的梦降临于“现场”。

贩卖“现场感”是游记作者的特权，他们经常误用这种权力：此时我在此地，你没来过吧？那么太好了！然后他们就打开手里或心里的那本“导游手册”，大惊小怪地告诉你：这儿的风真大、市中心那幢楼有多美多高。

于是巴黎就只剩下埃菲尔铁塔、卢浮宫或蓬皮杜中心，那正好是巴黎希望我们看到的，而我们的作家像刚出道的三流警探，他准确无误地钻进人家的圈套。

所以我喜欢方方的《赛珍珠住过的老屋》（《作家》第8期），她去了庐山，在那里她寻找一幢破旧的老屋，她还看见赛珍珠的父亲、一位死于庐山的传教士的墓碑，就嵌在一条人们走来走去的石板道上。

当然，方方在写庐山别墅，这很可能是那本书中的一章，所以她的态度不像游客，她所写的也不算“游记”。但是我认为，对“现场”的偏僻之处具有充分兴趣的游记才是好的，因为真正的秘密藏在那里。